

齋

醫經滄海集

四

83

490.9
I x - 9
4

No. 2192
日 183



富士川文庫

1356

僵仆醫統僵仆也仆覆也

風者百病之始也素問生氣通天論骨空論及靈樞五色篇有此語骨空論類註云風之中入必先皮毛而後及於經絡藏府由淺入深自微而甚善行數變所以為百病之始故聖人之避風如避矢石者正以防其微也

十一 中風辨

方出素問風論次註云長先也先百病而有也註證云風者本為百病之長至其變化則不止于風而變為他病如方

風者善行云云風論類

註云風性動故善行數

變風之傷人也云云風論

者百病之始也又曰風者百病之長也至其變化乃為他病無常方又曰風者善行而數變又曰風之傷人也或為寒熱或為熱中或為寒中或為癘風或為偏枯或為

觀千金方云云千金方二十五卷論雜風狀第一云岐伯曰中風大法有四一曰偏枯二曰風痺三曰風懿四曰風痺夫諸急卒病多是風初得輕微人所不悟宜速與續命湯依臉穴灸之夫風者百病之長岐伯所言四者說其最重也偏枯者半身不隨肌肉偏不用而痛言不變智不亂病在分腠之間溫臥取汗益其不足損其有餘乃可復也風痺者身无痛四肢不收智亂不甚言微可知則可治甚則不能言不可治風懿者奄忽不知人咽中塞室室然舌疆不能言病在臟腑先入陰後入陽先補於陰後寫於陽發其汗身轉軟者生汗不出身直者七日死風痺濕痺周痺筋痺肌痺皮痺骨痺胞痺各有證候形如風狀得脉別也脉微澁其證身體不仁○詳見病源候論懿作

風也。其卒暴僵仆不知人四肢不舉者並無所論止有偏枯一語而已。及觀千金方則引岐伯曰中風大法有四。一曰偏枯。二曰風痺。三曰風懿。四曰風痺。解之者曰偏枯者半身不隨。風痺者身無痛四肢不收。風懿者奄忽不知人。風痺者諸痺類風狀。金匱要略中風篇曰寸口脉浮而緊。緊則為寒。浮則為虛。寒虛相搏邪在皮膚。浮者

瘥

岐伯真仙通鑑云岐伯仙中之仙伯也自岐山出故號岐伯賊邪靈樞歲露論賊風邪氣之中人也不得以時類註凡四時乘氣不正之氣是為賊風邪氣

不仁素問風論次註不仁謂痛而不知寒熱痛癢也

大續命湯治五臟偏枯賊風

石膏四兩 桂心 乾薑 芎藭各二兩 當歸 黃芩各一兩 杏仁三十 荆瀝一升 水煮服

小續命湯治卒暴中風不省人事半身不遂及諸風 麻黃 防己 人參 黃芩 桂心

血虛絡脉空虚賊邪不瀉或左或右邪氣反緩正氣即急正氣引邪喎僻不遂邪在於絡肌膚不仁邪在於經即重不勝邪入於腑即不識人邪入於臟舌即難言口吐涎沫由是觀之知卒暴僵仆不知人偏枯四肢不舉等證固為因風而致者矣故用大小續命西州續命排風八風等諸湯散治之及近代劉河間李東垣朱彥修三子

芍藥 甘州 芍藥
杏仁 各一兩 防風 半兩
附子 一枚 生薑 五兩
水煮服

西州續命湯治中風非
身體不知自收口不能
言胃味不識入

麻黃 六兩 石膏 四兩
桂心 二兩 甘州
芍藥 乾薑 黃芩
當歸 兩 杏仁 枚
水煮服

排風湯治男子婦人風
虛濕冷邪氣入臟狂言
妄語精神錯亂五臟風
等證 白鮮皮

白木 芍藥 桂心
麻黃 茯苓 各三兩
八風散治八風十二痺
羌活 二斤 黃芩 一斤 大黃 半斤 枯蕒根 甘州 藥荊 天雄 白芷

者出。所論始與昔人異矣。河間曰中風癱
瘓者非謂肝木之風實甚而卒中者亦非
外中於風。由乎將息失宜。心火暴甚。腎水
虛衰不能制之。則陰虛陽實而熱氣怫鬱。
心神昏冒。筋骨不用。而卒倒無所知也。多
因喜怒思悲恐五志有所過極而卒中者。
由五志過極皆為熱甚故也。俗云風者言
未而忘其本也。東垣曰中風者非外來風

芎藭 當歸 杏仁 防風 甘州 各一兩 獨活
生薑 四兩 水煮服
麻黃 白木 各一兩
天雄 白芷

防風 芍藥 天門冬 石膏 各十兩 山茱萸 食茱萸 躑躅 各五兩
茵芋 兩 附子 枚 三十 細辛 乾薑 桂心 各五兩 雄黃 朱砂
丹參 兩 右二十五味 治下 蘇酒服 方寸匕 右五方見千金方

朱彥修萬姓統譜朱震亨字元修金華人師事許謙為高第弟子其清修苦節
絕類古人為行之士所至人多化尤長於醫所著有局方發揮等書○丹溪翁
癱瘓醫說癱風半身不遂瘵風手足拳攣○病機機要四肢不舉俗曰癱瘓○
保命歌括古書手足不遂者左曰癱謂屬於血也右曰瘵謂屬於痰也自予論之
癱瘓總是血枯之病益為痰泥經絡遂氣血不行以榮養其筋也癱者謂手足
木強難舉動也瘵者謂手足軟弱雖能運動而無力也

徃徃卓氏藻林云徃徃猶處處也

狐疑楚辭離騷第一心猶豫而狐疑朱註狐多疑而善聽河水始合狐聽其下
不聞水聲乃敢過故人過河水者要須狐行然後敢渡因謂多疑者為狐疑

真中風類中風醫學正傳云夫上古之論中風一以為外感風邪之候及乎三
先生之論一出皆以風為虛象而謂內傷正氣為病然三先生又別各有外感
之論而使後學狐疑不決故王安道有論三子主氣主火主濕之不同而與昔
人主風之不合而立真中類中之目岐為二途愚竊疑焉曰卒中曰暴仆曰暴

瘖曰蒙昧曰喎僻曰癱瘓曰不省人事曰語言蹇澁曰痰涎壅盛其為中風之
候不過如此無此候者非中風之病也夫外候既如是之根俾病因又何其若
彼之異耶欲求歸一之論終不可得於是積年歷試四方之病此者若干人盡
因風濕痰火挾虛而作何常見其有真中類中二者之分哉是以一旦豁然有

所感悟未，知是否，請陳梗槩如左，與明達者共議。夫中風之證，蓋因先傷於內，而後感於外之候也。但有標本輕重之不同耳。假如百病皆有，因有證，因則為本證，則為標。古人論中風者，言其證也。三先生論中風者，言其因也。知乎此，則中風之候可得，而詳論矣。其所謂真中風者，未必不由氣體虛弱榮衛失調，然後感於外邪也。若非體虛所致，則西北二方風寒太盛之地，而中風者比比皆是，何暇為他證哉。其所謂因火因濕者，亦未必絕無外邪侵侮而作也。若無外邪侵侮，則因氣因火因濕，各自為他證。豈有至僻癱瘓暴仆暴痛之候乎。經曰：邪之所湊，其氣必虛是也。豈可以一中風之證，岐為一途哉。○丹溪纂要註云：按內經有曰：風之傷人，或為寒中，或為熱中，要畧諸書因

邪乃本氣病也。凡人年逾四旬，氣衰之際，或因憂喜忿怒傷其氣者，多有此疾。壯歲之時無有也。若肥盛則間有之，亦是形盛氣衰而如此。彥修曰：西北氣寒為風所中，誠有之矣。東南氣溫而地多濕，有風病者，非風也。皆濕土生痰，痰生熱，熱生風也。三子之論，河間主乎火，東垣主乎氣，彥修主乎濕，反以風為虛象，而大異於昔人矣。吁。

著為中風方治，但人之病此者甚火。若內傷熱證，而卒暴僵仆，類乎中風者，則常有之。世人率各為中風，而以風藥治之，殺人多矣。丹溪本河間東垣之說，而以為內傷，主治王安道以為因內傷者，自是類中風病，與風無干。宜別而出之。其言當矣。乃以昔人主乎風，河間主乎火，東垣主乎氣，丹溪主乎濕，而有昔人三子各得其一之說，似以三子不知有真中風者，言斯過矣。夫河間之論實具水火類之下，而不以言風且別著中風論治，甚詳。東垣謂因內傷氣病，且曰亦有賊風襲虛，而分在府在藏之異。丹溪謂因於濕熱，以曰外中者，亦有三子何嘗歸之火氣濕而言無中風也耶。

昔人也。三子也。果孰是，孰非，孰非，孰以三子為是，昔人為非。則三子未出之前，固有從昔人而治愈者矣。以昔人為是，三子為非，則三子已出之後，亦有從三子而治愈者矣。故不善讀其書者，往往致亂，以予觀之。昔人三子之論，皆不可偏廢。但三子以相類中風之病，視為中風而立論，故使後人狐疑而不能決。殊不知因于風者，真中

內經所謂三陰三陽素問陰陽別論三陽三陰云云次註三陰不足則發偏枯三陽有餘則為痿易易謂變易常用而痿弱無力也○類註三陽胸肱小腸也三陰脾肺也胸肱之脉目頭背下行兩足小腸之脉自兩手上行肩脾且脾主四支肺主諸氣四經俱病故當為偏枯為四支不舉痿易者痿弱不支左右相掉易也

所謂西北有中風止然歟否歟玉機微義中風門載此辯而曰斯辯諸子所論名實相亂而不明真中風之異可謂精功又何疑丹溪東南無中風之語哉夫

風也。因于火。因于氣。因于濕者。類中風而非中風也。三子所論者。自是因火。因氣。因濕。而為暴病。暴死之證。與風何相于哉。如內經所謂三陰三陽發病。為偏枯痿易。四肢不舉。亦未嘗必因於風。而後能也。夫風火氣濕之殊。望聞問切之間。豈無所辯乎。辯之為風。則從昔人以治。辯之為火氣濕。則從三子以治。如此庶乎析理明而用法。

風者天地之太氣也。五運之造化。四時之正令。耳上下八方無所不至者。且人在氣中。形虛者即感之。傷之中。之有輕重不同。實。八風虛實之異。耳矧有痿濕火熱痰氣虛。諸證而似中風。故古今治例不一。是以徐先生折衷諸經之旨。辨已上諸證。不得與中風同治。又豈惟三子所論哉。然王氏以擴充其例。因有是余嘗居涼州。即漢之武威郡也。其地高阜。四時多風。火雨土藝粟麥。引泉灌溉。天氣常寒。人之氣實。腠密。每見中風。或暴死。者有之。蓋折風燥烈之甚也。時洪武乙亥秋八月。大風起。自西北時。甘州城外。路死者數人。余亦始悟。經謂西北之折風。傷人。至病暴死。之旨。不誣。丹溪之言。有所本也。人蓋不經其所。雖審經意。故莫不有疑者也。吁。醫之不明。運氣

當矣。惟其以因火。因氣。因濕之證。強引風而合論之。所以真偽不分。而名實相紊。若以因火。因氣。因濕證。分出之。則真中風病彰矣。所謂西北有中風。東南無中風者。其然歟否歟。

十二 中暑中熱辯

潔古云。靜而得之。為中暑。動而得之。為中熱。中暑者。陰證。中熱者。陽證。東垣云。避暑

造化地理病機之微而欲行通變之法者難矣哉
潔古金史方伎傳張元素字潔古古易州人八歲試童子舉二十七試經義進士犯廟諱下第即去學醫無所知名夜夢有人用太斧長鑿鑿心開竅納書數卷於其中自是洞徹其術治病不用古方其說曰運氣不齊古今異軌古方新病不相能也自為家法云

靜而得之云云丹臺玉案曰富貴之人避暑於涼亭水閣之中脩竹遠欄而成陰清泉漱玉而生寒偃簟以取涼揮羽扇以祛熱淫風沉李以消渴鮮菱脆藕以解煩自謂可以無暑矣不知富貴必生驕奢驕奢必生淫慾元氣日消肌表必踈坐談之頃卒然為暑風所傷邪氣直入霎時昏曠迷不知人此所謂靜而得之為中暑是也貧窮勞苦之人竭力於畝畝而汗血成漿驅馳於道途而咽喉似炙赤白方為魁而清風不來熱地已成爐而寒泉難覓精神疲而欲絕筋力困而不知卒然傾仆不省人事此所謂動而得之為中暑是也○又玉機微義暑門可考

蒼朮白虎湯傷寒論白虎湯方

知母 石膏 甘艸 粳米

水煮米熟湯成去滓溫服○成無已云白虎西方金神也應秋而歸施暑暍之氣得秋而止故曰處暑是湯以白虎名謂能止熱也○醫學正傳云本方加蒼朮名蒼朮白虎湯

熱於深堂大厦得之者名曰中暑其病必

頭痛惡寒身形拘急肢節疼痛而煩心肌

膚火熱無汗為房室之陰寒所遏使周身

陽氣不得伸越（四肢百節也）大順散主之若行人或農

夫於日中勞役得之者名曰中熱其病必

苦頭痛發躁熱惡熱捫之肌膚大熱必太

渴引飲汗大泄無氣以動乃為天熱外傷

肺氣蒼朮白虎湯主之竊謂暑熱者夏之

名曰中暑亦曰中熱其實一也醫學正傳云王安道曰暑熱之氣一也云云此論固是抑亦有未悉之旨也與愚按仲景傷寒論中一證曰中暈即中暑也脈虛而微弱煩渴引飲體熱自汗此蓋得勞役體虛而暑邪干衛之候是宜東垣清暑益氣湯等補益之劑治之而愈一證曰熱病即中熱也脈洪而緊盛頭疼身熱口燥心煩此蓋得之於冬感寒邪鬱積至夏而發乃扶暑而成大熱之候是宜黃連白虎解毒湯清涼之劑調之而愈曰中暑者陰證內傷之為病也曰中熱者恐宜外感之為病也曰陰曰陽豈不於斯而明辨之乎學者宜再思之

傷寒之類耳名醫指掌曰王安道以諍得者即是陰症非暑也然大暑炎熱流令也大行於天地之間人或勞動或饑餓元氣虧乏不足以禦天令亢極於是受傷而為病名曰中暑亦名曰中熱其實一也今乃以動靜所得分之二何哉夫中暑熱者固多在勞役之人勞役則虛虛則邪入邪入則病不虛則天令雖亢亦無由以傷之彼避暑於深堂大廈得頭疼惡寒等證者蓋亦傷寒之類耳不可以中暑名之其所

行無所不至雖外以風扇寒涼抑之終非凜冽之寒邪但寒感暑火不伸者此寒為標熱為本故先以辛溫治標寒繼以清涼治本熱無不愈若便作陰證名之用辛熱劑可乎學者在臨時參其脈證而治之斯無惑矣

局方天順散治冒暑伏熱引飲過多脾胃受濕水穀不分清濁相干陰陽氣逆霍亂嘔吐臟腑不調
乾薑 杏仁 去皮
肉桂 各四斤
右先將甘草用白砂炒及八分黃熟次入乾薑同炒令薑烈次入杏仁

以煩心與肌膚大熱者非暑邪也身中陽氣受陰寒所遏而作也既非暑邪其可以中暑名乎苟欲治之則辛溫輕揚之劑發散可也夫大順散一方甘草最多乾薑杏仁肉桂次之除肉桂外其三物皆炒者原其初意本為冒暑伏熱引飲過多脾胃受濕嘔吐水穀不分臟腑不調所立故甘草乾薑皆經火炒熟又肉桂而非桂枝蓋溫

又同秋候杏仁不作聲
為度用篩隔淨後入肉
桂一處搗羅為散每服
二錢水一中盞煎七分
去滓溫服○入門釋方
云熱因熱用從治之法
也故謂大順
杏仁下氣出神農本經
今世俗往往不明類曰
夏月陰氣在內云云格
致餘論夏月伏陰在內
論宜參考

中藥也。內有杏仁。不過取其能下氣耳。若
以此藥治靜而得之之證。吾恐不能解表
反增內煩矣。今世俗往往不明。類曰夏月
陰氣在內。大順散為必用之藥。呼其誤也
不亦甚歟。夫陰氣非寒氣也。蓋夏月陽氣
發散於外。而陰氣則在內耳。豈空視陰氣
為寒氣。而用溫熱之藥乎。陰果為寒。何以
夏則飲水乎。其蒼朮白虎湯雖宜用。然亦

仁齋直指諸氣論曰人
以氣為主。一息不運。則
機織窮。一毫不續。則穿
壤。判陰陽之所以升降
者。氣也。血脈之所以流
行者。亦氣也。榮衛之所
以運轉者。氣也。五藏六

豈可視為通行之藥。必參之治暑諸方。隨
所見之證而用之。然後合理。若夫所謂靜
而得之之證。雖當暑月前。非暑病。宜分出
之。勿使後人有似同而異之惑。
十三 積熱沈寒論
人之所藉以生者。氣也。氣者何。陰陽是也。
夫陰與陽。可以和平。可以乖。而否善攝
與否。吉凶於是乎岐之。夫惟攝之不能以

腑之所以相養相生亦此氣也盛則盈衰則虛順則平逆則病氣也者獨非人身之根本乎○素問上古天真論類註宜參考

粗工記前

谷尚顯蒙韓文與馮宿

論文書曰其棄俗尚而從於寂寞之道○楊子法言學行篇天降生民空伺顯蒙註顯蒙頑愚也祕曰顯固而蒙昧也光曰顯與專同

端本澄原前漢刑法志清原正本之論○春秋

隱公四年胡傅端本清源大全汪氏曰本正則末不偏源清則流不濁樞要荀子人君管分之樞要

衆妙老子第一章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因熱從之因寒從之素問至真要大論岐伯曰寒者熱之熱者寒之微者逆之甚者從之次註云夫病之微者小者猶人火也遇脾而炳得木而熾可以濕伏遇水而熾不知其性以水濕折之則光輝滅矣此謂逆之謂攻以寒熱者反治從其性用之不必皆同是以下文謂帝曰何謂逆從岐伯曰逆者正治從者反治從火從多觀其事也次註云言逆者正治也從者反治也逆從者正治從者反治從火從多觀其事也

頻歲而弗停又以沈寒言之始而溫和次

而熱取熱取不愈則因寒而從之從之不愈則技窮矣由是辛熱比年而弗止嗟夫

苦寒益深而積熱彌熾辛熱太過而沈寒愈滋苟非大聖慈仁明垂樞要生也孰從

而全之經曰諸寒之而熱者取之陰熱之而寒者取之陽所謂求其屬也屬也者其

樞要之所存乎斯旨也王太僕知之故曰

比年禮記樂記陳氏註云比年每歲也

經曰諸寒之云云素問至真要大論之語○註

說云人有五藏腎經屬水而為陰今寒之而仍

熱者當取之陰經所謂壯水之主以制陽光者

是也心經屬火為陽令熱之而仍寒者當取之陽經所謂益火之源以消陰翳者是也此皆求之以本經之所屬也○類註云諸寒之而熱者謂以苦寒治熱而熱反增非火之有餘乃真水之不足也陰不足則陽有餘而為熱故當取之於陰謂不宜治火也○補陰以配其陽則陰氣復而熱自退矣熱之而寒者謂以辛熱治寒而寒反甚非寒之有餘乃真陽之不足也陽不足則陰有餘而為寒故當取之於陽謂不宜攻寒也但補水中之火則陽氣復而寒自消也故放玄子註云云此王氏之心得也然求其所謂源與王者即所謂求其屬也屬者根本之謂水火陽氣真補真陰也求其所謂源與王者即所謂求其屬也屬者根本之謂水火之本則在命門之中耳

益火之原以消陰翳壯水之主以制陽光
又曰取心者不必齊以熱取腎者不必齊以寒但益心之陽寒亦通行強腎之陰熱之猶可吁混乎千言萬語之間始猶和璧之在璞也其至久湮豈過焉者石之而弗鑿乎余僭得而推衍之夫偏寒偏熱之病其免者固千百之一二而積熱沈寒亦恐未至於數見也然而數見者得非粗工不

和氏云云韓非子四卷和氏第十三曰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奉而獻之厲王厲王使玉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以和為誑而刑其左足及厲王薨武王即位和又奉其璞獻之而武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以和為誑而刑其右足武王薨文王即位和乃抱其璞而哭於楚山之下三日三夜淚盡而繼之以血王聞之使人問其故曰天下之服者多矣子奚哭之悲也和曰吾非悲服也悲夫寶玉而題之以石貞士而各之以詐此吾所以悲也王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遂命曰和氏之璧防微杜漸唐書兵法志防微杜漸絕禍亂之萌也

知求屬之道不能防微杜漸遂至滋蔓難圖以成之歟夫寒之而熱者徒知以寒治熱而不知熱之不衰者由乎真水之不足也熱之而寒者徒知以熱治寒而不知寒之不衰者由乎真火之不足也不知真水火不足泛以寒熱藥治之非惟臟腑習熱藥反見化於其病而有者弗去無者復至矣故取之陰所以益腎水之不足而使其

滋蔓難圖左傳隱公元年無侵滋蔓難圖

規矩準繩孟子離婁上
篇註規所以爲負之器也
矩所以爲方之器也準所以爲平繩所以爲直也

制夫心火之有餘取之陽所以益心火之不足而使其勝夫腎水之有餘也其指水也屬猶主也謂心腎也求其屬者言水火不足而求之於心腎也火之原者陽氣之根即心是也水之主者陰氣之根即腎是也非謂火爲心而原爲肝水爲腎而主爲肺也寒亦益心熱亦強腎此太僕達至理於規矩準繩之外而非迂士曲生之所

覆轍前漢賈誼傳鄙諺曰前車覆後車誡

難經七十五篇云云按

此難之旨安道得之然本義之二說亦有意義故贅於左以備參考○本義云金不得平木不

以跋及矣彼迂士曲生不明真水火於寒熱之病有必制必勝之道但謂藥未勝病久遠期之是以恪守方藥愈投愈盛卒至殞滅而莫之悟嗚呼悲夫余見積熱沈寒之治每蹈於覆轍也因表而出之以勸

十四 瀉南方補北方論

難經七十五篇曰經言東方實西方虛瀉南方補北方何謂也然金木水火土當更

字義衍。○東方實西方
虛瀉南方補北方者木
金火水欲更相平也木
火土金水之欲實五行
之貪勝而務權也金木
水火土之相平以五行
所勝而制其貪也經曰
一藏不平所勝平之東
方旺也西方肺也東方
實則知西方虛若西方
不虛則東方安得而過
於實邪或瀉或補要亦
視其甚而濟其不足損
過就中之道也水能勝
火子能令母實母能令
子虛瀉南方火者奪子
之氣使食母之有餘補
北方水者益子之氣使
不食於母也如此則過
者退而
抑者進金得平其木而
東西二方無復偏勝偏
虧之患矣越人之意大
抵謂東方過於實而西
方之氣不足故瀉火以
抑其木補水以濟其金
是乃使金得與木相停
故曰欲令金得平木也
若曰欲令金不得平木
則前後文義窒礙竟說

相平東方木也西方金也木欲實金當平
之火欲實水當平之土欲實木當平之金
欲實火當平之水欲實土當平之東方者
肝也則知肝實西方者肺也則知肺虛瀉
南方火補北方水南方火火者木之子也
北方水水者木之母也水勝火子能令母
實母能令子虛故瀉火補水欲令金不得
平木也經曰不能治其虛何問其餘此之

不通使肝木不過肺金不虛復瀉火補水不瀉於實實虛虛耶八十一難文義
正與此互相發明九峯蔡氏謂水火金木土穀惟脩取相制以洩其過其意亦
同故結句云不能治其虛何問其餘蓋為知常而不知變者之戒也此篇大意
在肝實肺虛瀉火補水上云云四明陳氏曰仲景云木行乘金名曰橫內經曰
氣有餘則制已所勝而
侮所不勝木實金虛是
木橫而凌金侮所不勝
也木實本以金平之然
以其氣正強而橫金平
之則兩不相伏而戰戰
則實者亦傷虛者亦敗
金虛本資氣於土然其
時土亦受制未足以資
之故取水為金之子又
為木之母於是瀉火補
水使水勝火則火餒而
取氣於木木乃減而不
復實水為木母此母能
令子虛也木既平實其
氣乃平平則金免木凌

謂也。余每讀至此未嘗不歎夫越人之得
經旨也。而悼夫後人之失經旨也。先哲有
言。凡讀書不可先看註解。且將經文反覆
而詳味之。待自家有新意。却以註解參校
庶乎經意昭然而不為他說所蔽。若先看
註解。則被其說橫。吾曾中自家竟無新意
矣。余平生佩服此訓。所益甚多。且如難經
此篇。其言周備純正。足以為萬世法。後人

而不復虛水爲金子此
子能令母實也所謂金
不得平木不得徑以金
平其木必瀉火補水而
旁治之使木金之氣自
然兩平乎今按陳氏此
說亦自有理但爲不之
一字所纏夫免牽強費
辭不若直以不字爲衍
文爾觀八十一篇中當
知金平木一語可見矣
○評林云我爲肝者其
實誰使之實也心爲肝
之子來助母氣能令其
母之實耳此乃病因之
所在也今欲平肝以使
之不實乃補腎水爲肝
母者則水往於火能令
吾心子之虛而不得助
肝以爲實矣其治治固
如是乎云云

紛紛之論其可憑乎夫實則瀉之虛則補
之此常道也實則瀉其子虛則補其母亦
常道也人皆知之今肝實肺虛乃不瀉肝
而瀉心此則人亦知之至於不補肺補脾
而補腎此則人不能知惟越人知之耳夫
子能令母實母能令子虛以常情觀之則
曰心火實致肝木亦實此子能令母實也
脾土虛致肺金亦虛此母能令子虛也心

而後食湯而後飲方有味不飢不渴而強飲食之終無益也
紛紛之論列子力命篇紛紛口義紛紛多也○字書紛紛亂也
實則瀉之虛則補之實則瀉其子虛則補其母出于難經六十九難

火實固由自旺脾土虛乃由肝木制之法
當瀉心補脾則肝肺皆平矣越人則不然
其子能令母實子謂火母謂木固與常情
無異其母能令子虛母謂水子謂木則與
常情不同矣故曰水者木之母也子能令
母實一句言病因也母能令子虛一句言
治法其意蓋曰火爲木之子子助其母使
之過分而爲病矣今將何以處之惟有補

文獻通考

精氣奪則虛素問通評
虛實論邪氣盛則實精
氣奪則虛次託奪謂精
氣減少如奪去也

水瀉火之治而已。夫補水者何謂也。蓋水
為木之母。若補水之虛。使力可勝火。火勢
退而木勢亦退。此則母能虛子之義。所謂
不治之治也。此虛字與精氣奪則虛之虛
不同彼虛謂耗其真而致虛
此虛謂抑其過。若日不然則母能令子虛
一句將歸之於脾肺乎。既歸於脾肺。今何
不補脾乎。夫五行之道其所畏者畏所克
耳。今火大旺。水大虧。火何畏乎。惟其無畏

故愈旺而莫能制。苟非滋水以求勝之。孰
能勝也。水勝火三字。此越人寓意處。當細
觀之。勿輕忽也。雖瀉火補水並言。然其要
又在於補水耳。後人乃曰瀉火而不用
補水。又曰瀉火即是補水。得不大違越人
與經之意乎。若果不用補水。經必不言補
北方。越人必不言補水矣。雖然水不虛而
火獨暴旺者。固不必補水亦可也。若先因

地黃 元素曰補腎水真陰
黃藥 元素曰補腎水不足

水虛而致火旺者不補水可乎。水虛火旺而不補水。則藥至而暫息。藥過而復作。將積年累月無有窮已。安能絕其根哉。雖苦寒之藥通為抑陽扶陰。不過瀉火邪而已。終非腎臟本藥。不能以滋養北方之真陰也。欲滋真陰。捨地黃黃藥之屬。不可也。且夫肝之實也。其因有二。一。心助肝。肝實之一因也。肺不能制肝。肝實之二因也。肺之虛

也。其因亦有二。一。心克肺。肺虛之一因也。脾受肝克而不能生肺。肺虛之二因也。今補水而瀉火。火退則木氣削。又金不受克。而制木。東方不實矣。金氣得平。又土不受克。而生金。西方不虛矣。若以虛則補。母言之。肺虛則當補脾。豈知肝勢正盛。克土之深。雖每日補脾。安能敵其正盛之勢哉。縱使土能生金。金受火克。亦所得不償所失矣。

此所以不補土而補水也。或疑木旺補水
恐水生木而木愈旺。故聞獨瀉火不補水
之論欣然而從之。殊不知木已旺矣。何待
生乎。况水之虛雖峻補尚不能復其本氣
安有餘力生木哉。若能生木則能勝火矣。
或又謂補水者欲其不食於母也不食於
母則金氣還矣。豈知火克金土不生金。金
之虛已極尚不能自給。水雖欲食之何所

食乎。若如此則金虛不由於火之克土之
不生。而由於水之食耳。豈理也哉。縱水不
食金。金亦未必能復常也。金不得平。木一
句多一不字。所以瀉火補水者。正欲使金
得平。木也不字。當刪去。不能治其虛。何問
其餘。虛指肺虛而言也。瀉火補水使金得
平。木正所謂能治其虛。不補土。不補金。乃
瀉火補水使金自平。此法之巧而妙者。苟

越人亞聖也杜氏通典
五十三卷曰開元八年
初改十哲爲坐像以顏
子亞聖親爲之贊以書
于石○周子通書曰顏
子亞聖註亞則將齊而
未至之名也○輟耕錄
曰秦越人醫道之聖人
也

欽社前漢張良傳楚必
欽社而朝師古曰社衣襟也
釋內經曰云云六元正紀大論次註

不能曉此法而不能治此虛則不須問其
他必是無能之人矣故曰不能治其虛何
問其餘若夫上文所謂金木水火土更相
平之義不勞解而自明茲故弗具也夫越
人亞聖也論至於此敢不欽社但恨說者
之斲蝕之故辯

十五 五鬱論

治五鬱之法嘗聞之王太僕矣其釋內經

滲泄玉機微義云滲洩
者滲爲州毛竅洩爲利
水竅也

按內經帝曰鬱之甚云云
六元正紀大論類註云
此以下詳辨五鬱之治

曰水鬱達之謂吐之令其條達也火鬱發
之謂汗之令其疏散也土鬱奪之謂下之
令無壅礙也金鬱泄之謂滲泄解表利小
便也水鬱折之謂抑之制其衝逆也自太
僕此說之後靡不宗之然愚則未能快然
于中焉嘗細觀之似猶有可言者且折之
一旬較之上四句尤爲難曉因反覆經文
以求其至按內經帝曰鬱之甚者治之柰

也天地有五運之鬱人身有五藏之應鬱則結聚不行乃致當升不升當降不降當化不化而鬱病作矣

然調其氣類註云然如是也用是五法以去其鬱鬱去則氣自調矣

過者折之云云次註云過太過也太過者以其味寫之以鹹寫腎酸寫肝辛寫肺甘寫脾苦寫心過者畏寫故言寫為畏也

五運素問六節藏象論次註云五運謂五行之氣應天之運而主化者也○天元紀大論曰甲巳之歲土運統之乙庚之歲金運統之丙辛之歲木運統之丁壬之歲水運統之戊癸之歲火運統之○詳義見運氣論與及類經圖翼五運圖解

素問五運圖解

何岐伯曰木鬱達之火鬱發之土鬱奪之金鬱泄之水鬱折之然調其氣過者折之以其畏也所謂瀉之總十三句通為一章當分三節自帝日止水鬱折之九句為一節治鬱法之問答也然調其氣一句為一節治鬱之餘法也過者折之以其畏也所謂瀉之三句為一節調氣之餘法也夫五法者經雖為病由五運之鬱所致而立然

擴而克之孟子公孫丑上篇註擴推廣之意克滿也

擴而克之則未嘗不可也且凡病之起也

多由乎鬱鬱者滯而不通之義或因所乘

而為鬱或不因所乘而本氣自鬱皆鬱也

豈惟五運之變能使然哉鬱既非五運之

變可拘則達之發之奪之泄之折之之法

固可擴焉而克之矣可擴而克其應變不

窮之理也歟姑陳于左木鬱達之達者通

暢之也如肝性急怒氣逆眩脇或脹火時

肝性急怒云素問藏氣法時論鬱苦急又肝

病者兩脇痛引火腹
令人善怒之逆則頭痛
頰腫

厥陰報使足厥陰肝引
經報使青皮吳茱萸川
芎柴胡出潔古
珍珠囊

久風入中云云素問風
論久風入中則為腸風
殘泄次註云風在腸中
上熏於胃故食不化而
下出焉

清氣在下云云素問陰
陽應象大論清氣在下
則生飧泄類註云清陽
主升陽衰於下而不能
升故為飧泄

東垣謂云云詳見辨惑論第二卷

上炎治以苦寒辛散而不愈者則用升發
之藥加以厥陰報使而從治之又如久風
入中為飧泄及不因外風之入而清氣在
下為飧泄則以輕揚之劑舉而散之凡此
之類皆達之之法也王氏謂吐之令其條
達為木鬱達之東垣謂食塞胃中食為坤
土胃為金位金主殺伐與坤土俱在于上
而旺于天金能克木故肝木生發之氣伏

益胃升陽湯
益胃升陽蘭室祕藏有

於地下非木鬱而何吐去上焦陰土之物
木得舒暢則鬱結去矣此木鬱達之也竊
意王氏以吐訓達此不能使人無疑者以
為肺金盛而抑制肝木歟則瀉肺氣舉肝
氣可矣不必吐也以為脾胃濁氣下流而
少陽清氣不升歟則益胃升陽可矣不必
吐也雖然木鬱固有吐之之理今以吐字
總該達字則是凡木鬱皆當用吐矣其可

內經所謂陰陽應象大論云其高者因而越之類註云越發揚也謂升散之吐瀉之可以治其上之表裡也

洎字書音忌及也

乎哉至於東垣所謂食塞肺分爲金與土旺于上而克木又不能使人無疑者夫金之克木五行之常道固不待夫物傷而後能也且爲物所傷豈有反旺之理若曰吐去其物以伸木氣乃是反爲木鬱而施治非爲食傷而施治矣夫食塞胃中而用吐正內經所謂其高者因而越之之義耳恐不勞引木鬱之說以洎之也火鬱發之發

龍火鬱云云至真要大論次註云病之太甚者猶龍火也得濕而烟遇水而燭不知其性者以水濕折之適足以光焰誼天物窮方止矣識其性者反常之理以火逐之則燔灼自消烟光撲滅

辨惑論升陽散火湯治

男子婦人四肢發困熱肌熱筋骨間熱表熱如火燎于肌膚捫之烙手夫四肢屬脾脾者土也蒸伏地中此病多因血虛而得之也又有胃虛過食冷物鬱遏陽氣于脾土之中宜服之升麻葛根獨活

者汗之也升舉之也如腠理外閉邪熱怫鬱則解表取汗以散之又如龍火鬱甚于內非苦寒降沈之劑可治則用升浮之藥佐以甘溫順其性而從治之使勢窮則止如東垣升陽散火湯是也凡此之類皆發之之法也土鬱奪之奪者攻下也劫而衰之也如邪熱入胃用鹹寒之劑以攻去之又如中滿腹脹濕熱內甚其人壯氣實者

羌活 獨活 防風 甘草 柴胡 芍藥 茯苓 白朮 黃芩 枳實 厚朴 木香 砂仁 豆蔻 藿香 佩蘭 茵陳 滑石 通草 薏苡仁 白朮 蒼朮 羌活 獨活 防風 甘草 柴胡 芍藥 茯苓 白朮 黃芩 枳實 厚朴 木香 砂仁 豆蔻 藿香 佩蘭 茵陳 滑石 通草 薏苡仁 白朮 蒼朮

中滿腹脹云云陰陽應

象論中滿者寫之於內

類註云中滿二字最宜

詳審即病滿大實堅之

謂故當寫之於內若外

見浮腫而脹不在內者

非中滿也矣行攻寫必

至為害此節之要最在

則攻下之其或勢盛而不能頓除者則劫
奪其勢而使之衰又如濕熱為痢有非力
輕之劑可治者則或攻或劫以致其平凡
此之類皆奪之之法也金鬱泄之泄者滲
泄而利小便也疏通其氣也如肺金為腎
水土原金受火鑠其令不行原鬱而滲道
閉矣宜肅清金化滋以利之又如肺氣膈
滿胃懣仰息非利肺氣之劑不足以疏通

如肺金為腎水上原素

問經脈別論次註云水

土合化上滋肺金金氣

通腎故調水道轉注下

焦膀胱稟化乃為洩矣

之凡此之類皆泄之之法也

王氏謂滲泄

解表利小便為金鬱泄之

夫滲泄利小便

固為泄金鬱矣其解表

二字莫曉其意得

非以人之皮毛屬肺其

受邪為金鬱而解

表為泄之乎竊謂如此

皮毛屬肺素問痿論肺

主身之皮毛

鬱肉病便是土鬱耶此

二字未當於理今

刪去且解表間於滲泄

利小便為一治矣若以

之凡此之類皆泄之之法也王氏謂滲泄
解表利小便為金鬱泄之夫滲泄利小便
固為泄金鬱矣其解表二字莫曉其意得
非以人之皮毛屬肺其受邪為金鬱而解
表為泄之乎竊謂如此則凡筋病便是木
鬱肉病便是土鬱耶此二字未當於理今
刪去且解表間於滲泄利小便之中是滲
泄利小便為一治矣若以滲泄為滋肺生

水以利小便為直治膀胱則直治膀胱既
責不在肺何為金鬱乎是亦不通故余易
之曰滲泄而利小便也水鬱折之折者制
禦也伐而挫之也漸殺其勢也如腫脹之
病水氣淫溢而滲道以塞夫水之所不勝
者土也今土氣衰弱不能制之故反受其
侮治當實其脾土資其運化俾可以制水
而不敢犯則滲道達而後愈或病勢既旺

去菟陳莖開鬼門潔淨府出素問湯液醪醴論次註云去菟陳莖謂去積久之
水物猶如艸莖之不可
久留於身中也註證云
宛積也陳莖陳艸也邪
氣之在人身猶艸莖之
陳積也類註云宛積也
陳久也莖斬艸也謂去
其水氣之陳積欲如斬
艸而漸除之也三因方
水腫門云去宛陳莖者
疎滌腸胃也○次註云
開鬼門是啟玄府遣氣
也類註云鬼門汗空也
肺主皮毛其藏魄陰之
屬也故曰鬼門玉機微
義云鬼門者猶幽玄之
謂有毛竅而不見其開

非上法所能遽制則用泄水之藥以伐而
挫之或去菟陳莖開鬼門潔淨府三治備
舉迭用以漸平之王氏所謂抑之制其衝
逆正欲折挫其汎濫之勢也夫實土者守
也泄水者攻也兼三治者廣略而決勝也
守也攻也廣略也雖俱為治水之法然不
審病者之虛實久近淺深雜焉而妄施治
之其不傾踣者寡矣且夫五鬱之病固有

闢云云此亦發汗之別
稱○次註云潔淨府謂
寫膀胱水去也類註云
淨府膀胱也上無入孔
而下有出竅滓穢所不
能入故曰淨府
汎濫汎與泡同孟子滕
文公上篇註汎濫橫流
之貌
水過則溢
水盛則溢
水盈則溢
水滿則溢
水溢則溢
水溢則溢
水溢則溢
水溢則溢
水溢則溢
水溢則溢

法以治之矣然邪氣久客正氣必損今邪
氣雖去正氣豈能遽平哉苟不平調正氣
使各安其位復其常於治鬱之餘則猶未
足以盡治法之妙故又曰然調其氣苟調
之而其氣猶或過而未服則當益其所不
勝以制之如木過者當益金金能制木則
木斯服矣所不勝者所畏者也故曰過者
折之以其畏也夫制物者物之所欲也制

經曰一陽之病云云素
問陰陽別論次註云二
陽謂陽明太陽及胃之
脈也隱曲謂隱蔽委曲

於物者物之所不欲也順其欲則喜逆其
欲則惡今逆之以所惡故曰所謂瀉之王
氏以鹹瀉腎酸瀉肝之類爲說未盡厥旨
雖然自調其氣以下蓋經之本旨故余推
其義如此若擴克爲應變之用則不必盡
然也

經曰二陽之病論
十六二陽病論
經曰二陽之病癸心脾有不得隱曲女子

之事也夫腸胃發病心脾受之心受之則血不流脾受之則味不化血不流故女子不月味不化故男子火精是以隱蔽委曲之事不能為也○註證云王註謂腸胃為病心脾受之何以謂心脾受腸胃之病又以心血不流為女子不月脾味不化為男子火精豈女子無關於脾而男子無關於心乎況此節專為女子而發未及論男子少精之義學者當詳推之○類註云二陽陽明也為胃與大腸二經然大腸小腸皆屬於胃此節所言則獨重在胃耳蓋胃與心母子也人之情慾本以傷心母傷則害及其子胃與脾表裡也人之勞倦本以傷脾藏傷則病連於府故凡內而傷精外而傷形皆能病及於胃此二陽之病所以發於心脾也不得隱曲腸道病也夫胃為水穀氣血之海主化營

不月釋之者謂男子則脾受之而味不化故少精女子則心受之而血不流故不月分心脾為男女各受立說竊獨謂不然夫二陽陽明也胃與大腸之脉也腸胃有病心脾受之發心脾猶言延及於心脾也雖然脾胃為合胃病而及脾理固宜矣大腸與心本非合也今大腸而及心何哉蓋胃為受納之府大腸為傳化之府食入於胃

衛而潤宗筋如厥論曰前陰者宗筋之所聚太陰陽明之所合也痿論曰陰陽德宗筋之會會於氣街而陽明為之長然則精血下行生化之本惟陽明為最今化原既病則腸道外衰故為不得隱曲其在女子當為不月亦其候也脾胃為合靈樞本輸篇脾合胃註證云脾與胃為表裡故脾與胃合受納傳化素問靈蘭秘

典論脾胃者倉廩之官五味出焉大腸者傳道之官變化出焉食入於胃云云素問經脈別論食氣入胃濁氣歸心類註云胃言食飲入於胃遊溢精氣上輸於脾類註云水飲入胃先輸運其氣化精微必

濁氣歸心飲入於胃輸精於脾者以胃之能納大腸之能化耳腸胃既病則不能受不能化心脾何所資乎心脾既無所資則無以運化而生精血矣故腸胃有病心脾受之則男為少精女為不月矣心脾當總言男女不當分說至隱曲不月方可分說耳若如釋者之言則男之精獨資於脾而不資於心女之血獨資於心而不資於脾

男女之精血云云素問
上古天真論腎者主水
受五藏六府之精而藏
之

有是理耶蓋男女之精血皆由五臟六腑
之相養而後成可謂之男精資於脾女血
資於心乎經本曰男女皆有脾之病但
在男子則隱曲之不利在女子則月事之
不來耳

十七煎厥論

內經曰陽氣者煩勞則張精絕辟積於夏
使人煎厥目盲不可以視耳閉不可以聽

內經曰陽氣云云出生
氣通天論按安道之說
詳載矣故不記他說

潰潰乎若壞都汨汨乎不可止王氏註曰
張筋脈臏脹也精絕精氣竭絕也既傷腎
氣又損膀胱故當夏時使人煎厥斯乃房
之患也既盲目視又閉耳聽則志意心神
筋骨腸胃潰潰乎若壞汨汨乎煩悶而不
可止愚竊味夫經其旨昭然若無待於解
者何註釋之乖遠如此乎請重釋之夫陽
氣者人身和平之氣也煩勞者凡過於動

衣褶謂之襞積韻會稽達協切襞也一日衣之在上者又玉蒸註有表裡而無著今袂衣也○前漢司馬相如傳于虛賦襞積寒縹縹澗谷師古曰襞積即今之褶襦古所謂皮弁素積者即謂此積也言襞積文理隨身所著或縹縹委曲如澗谷也

作皆是也。張主也。謂亢極也。精陰氣也。辟積猶積疊。謂佛鬱也。衣褶謂之襞積者。亦取積疊之義也。積水之奔散曰潰。都猶隄防也。汨汨水流而不止也。夫克于身者。一氣而已。本無異類也。即其所用所病而言之。於是乎始有異名耳。故平則為正。亢則為邪。陽氣則因其和以養人而名之。及其過動而張。亦即陽氣亢極而成火耳。陽盛

都猶隄防也。爾雅澤中有丘都丘。疏都水所聚也。○註證云都所以防水。類註云都城郭之謂陽氣亢極而成火。丹溪曰凡氣有餘便是火。

則陰衰。故精絕水不制火。故亢火鬱積之甚。又當夏月火旺之時。故使人煩熱之極。若煎迫然而氣逆上也。火炎氣逆。故目盲耳閉而無所用。此陽極欲絕。故其精敗神去。不可復生。若隄防之崩壞而所儲之水奔散滂流。莫能以遏之矣。夫病至於此。是壞之極矣。王氏乃因不曉都字之義。遂略去此字。而謂之若壞其可乎哉。又以此病

畧去此字。今按次註。一本有都字。

卷之七

七

純為房患以張為筋脉臙脹以汨汨為煩

悶皆非是

王以八因之氣味... 本經書亦其味... 法不可... 其間而... 法有... 其又... 則... 則...

